

育德堂奏議

二



育德堂奏議卷第二

開禧上 殿奏事劄子



臣恭讀 建炎日曆伏覩 高宗皇帝詔減婺

州和買絹折羅因 諭輔臣曰卿等更尋如此

等事利益於民者一日行得一件一年不過三

百六十件大哉王言方師旅擾攘之際而孜孜

爲民如此 高宗所以成中興之列垂無疆之

休者豈偶然哉恭惟 陛下繼承洪業茂恢遠

圖思欲推 高宗之功而大之而 聖心所存

奏議卷二

卷二

尤切於東南根本之慮去冬以來除兩浙丁錢

免兩淮租稅寬恤之令相繼而下視 高宗固

無間然者然而兵事一開民力易耗並邊諸路

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須之擾

州縣之吏未免救過目前其能仰承 聖意而

害不及民者蓋寡弊起於積習患伏於隱微可

不周慮而預防之乎臣愚伏願 陛下申飭中

外之臣咸以愛惜爲念宣導 德意以惠元元

在內地則以護養撫摩爲先在沿邊則以還定

安集爲重應緣軍須凡可出於朝廷者勿以諉  
州縣凡可出於州縣者勿以病民有司之所建  
請苟非民便斷在不行守令之所設施苟爲民  
害明示黜陟裕民之政日益月增則人心不搖  
國勢益振大勲之集豈患無其時乎惟 聖慈  
采擇

二

臣聞周有方召而復古之功立漢有衛霍而復  
讎之義伸將帥得人規恢之切務也方無事之

二十八

表三

二

士

日武夫玩於苟安偷惰貪競之習成而真材實  
能晦於無用一旦有事驅馳行陣之間無能者  
情見迹露而才者始得以自奮選任之方不可  
以不謹也昔 寶元 康定間西方用兵韓忠  
獻公范文正公任闔外之寄皆以將不素選爲  
憂葛懷敏一時大將多薦其材略者韓公獨謂  
懷敏未經偏伍與一書生無異范公亦疏其懦  
不知兵而懷敏竟以取敗至於狄青僅一指使  
耳二公深識其材甄獎成就如恐不及一二年

間遂賴其用夏人既請命而青爲國虎臣致身  
樞筦然則天下豈患無其人哉邇者諸將之出  
師未能盡彊人意 陛下辨其功罪大明誅賞  
而能罷之士始知激厲臣愚欲望 聖明於選  
任之際更垂精審用捨升黜必當其宜其力戰  
却敵功效顯著者不拘資級優與超擢仍 詔  
樞密行府及諸路宣撫司博詢詳議苟有可用  
即以名聞諸軍都副統制亦許各舉其屬隨其  
器能次第獎拔庶幾將材輩出人思自効誠得  
十數人焉分邊面而屬之 陛下可無北顧之  
慮矣臣一介踈遠蒙 恩召對忘其狂斐惟  
陛下幸赦之

開禧轉

對奏狀

三年五月

臣聞人主之御天下無他道焉弭患於未形圖  
功於久遠不以有所畏而易沮亦不以有所喜  
而苟安審時而制宜自強而不息自三代之盛  
享國長久未有不由於此者也恭惟 陛下光  
紹丕基日新 聖德當閒暇之際立脩攘之規

思欲拯中原之民而出諸塗炭豈非義之所當  
爲者乎而踰歲于茲大勲未集蜀道中梗重軫  
聖懷蓋舉事之難自昔而病之矣邇者逆賊  
授首西土肅清勁敵遁歸北陲略定亦惟祖  
宗寬仁忠厚之澤深入人心陛下恭儉憂  
勤之誠上當天意是以忠義興起正亂賊之誅  
威令遠伸奪強鄰之氣其所以維持憑藉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然而瘡痍已深流散未復軍政  
多闕國力浸單防秋之期近在數月假令敵遂  
退聽則反覆之詐正須過防萬一尚有邀求則  
守禦之方尤當預備屈伸禍福關繫非輕此誠  
陛下自強不息之幾而群臣協忠竭力之日  
也臣不勝大願伏願陛下充聖明之志資輔  
弼之謀不自沮於其所難不苟安於其所易凡  
內修之政汲汲而講明之博求賢材以培治本  
昭示公正以折姦萌蕃宣之臣隆其事任而責  
以同寅能罷之將作其威名而期以制敵士氣  
欲振則賞罰不可不明軍實欲精則真僞不可

不核邊須欲無闕而不可使內郡被其勞兵食  
欲有餘而不可使百姓罹其害凡此節目一一  
周詳內外交修洪纖並舉則敵之變態雖不可  
期我之成規固已先定可以杜窺覷之漸可以  
恢永久之圖保大定功實基於此惟 陛下留  
神天下幸甚

繳何四十二貸命 指揮狀

臣竊以一定而不易者法也原情而審宜者所  
以用法也苟法之所重其情本輕則緣情而寬  
之固爲近厚苟麗於重法矣而其情之至重又  
有法所不能及者則豈容務寬而廢法乎臣照  
得建昌軍所奏何才之獄才與溫五十四何四  
十二等六人以規取王鐵五所賣盜贓金錢相  
與謀殺王鐵五又相與謀殺其妻阿危至於釘  
眼碎骨殘毀其屍蓋法所謂支解人者也今其  
徒賴十五先死獄中而曾三十二曾三十三兩  
人大理寺又以該案問欲舉自首不科極刑止  
將何才與溫五十四何四十二處死已是從寬

若又貸何四十二之死無乃過於寬乎臣切詳  
案款溫五十四初詐誘阿危之時何四十二先  
攬住阿危兩手仆地又騎定阿危然後賴十五  
用繩勒殺既而兩次鉏壞阿危之屍移骨他處  
何四十二皆為之首反覆而推之可以謂之情  
輕否乎臣誠知累朝厚澤深仁愛惜人命然  
而凶暴之黨合謀同惡兩日之內戕賊一家夫  
婦備極慘毒質諸人理豈可復容既論法當死  
而其情又出於法之外乃從而特貸之則小人  
乘便効尤何所不至欲生一人而啓天下群黨  
殺人之心宜仁政之所不忍也虞舜之治本於  
好生而刑故無小臯陶稱之蓋殺以止殺雖聖  
人不能外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旨揮  
將何才溫五十四何四十二並依大理寺元斷決  
重杖處死庶幾懲一戒百不為無補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錢晉臣等補太史局學生 指揮狀

臣聞人主之出令繫於中外之觀瞻賞罰黜陞



關乎大體則命由中出而可以厭服人心若夫  
星曆卜史之微其選試遷補固有成法非所以  
仰瀆 聖明也臣以迂踈攝事西掖比者竊見  
右選之放行恩澤環衛之用賞轉官間以 內  
批特降旨揮臣竊惟念以爲如此等事要當付  
之有司顧以其事可行未敢輒有論奏今太史  
局學生至卑且賤錢晉臣樂孝德者未審其爲  
何人亦復干紊 宸聰俯爲降 旨臣之愚陋  
誠所未安檢照太史局法諸本局天文院測驗  
渾儀刻漏所正名學生有關先於額外局學生  
內揀試周天星座取點識及八分以上最精熟  
者補充據太史局供到狀其節次遷補係本局  
保明具申祕書省差撥充填立法之初非不詳  
密今若廢試補之法祈 內降之恩則恐凡百  
官府得以漸相倣效妄有僥求非所以嚴名分  
正紀綱存法守也况太史官屬雖若甚微而仰  
測天文所繫至重所以隸之祕書省者正欲以  
精其選耳若進身之初或容僥幸則循習滋久

何以能稱其官臣愚欲望 聖慈將已降錢晉  
臣特補充太史局天文院正名學生及樂孝德  
特差充太史局守闕額內局學生 旨揮並行  
追寢其趙庚名闕令依本局見行條法委祕書  
省官從公試補其守闕額內局學生及額外局  
學生亦乞立爲定法委祕書省官選試補授並  
不許妄有陳乞庶幾名分日嚴紀綱日正而法  
守所在有司得以遵守不爲無補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行

繳吳璿知建寧府 旨揮狀

臣恭覩 太祖皇帝開創洪業垂裕無疆一時  
規模無不可爲永法杜審瓊兄弟 昭憲皇后  
之同產也而皆列之環衛賜第京師優其禮而  
不任以事蓋所以全親親之恩俾無撓法之累  
聖神之慮深且遠矣恭惟 憲聖慈烈皇后  
母儀 三朝功在 宗社 陛下推恩吳氏務  
極優隆中外之情孰不以爲至當吳璿爲國近  
戚官至承宣從容家居日奉朝請其爲榮顯顧

豈不過於守藩乎建寧地重事繁民俗輕悍璿  
更歷尚淺恐難驟居况 陛下方軫念元元攷  
覈吏治欲公賞罰以示勸懲他日璿或不稱其  
官招致物議略之則未免廢法責之則反以傷  
恩操舍之間尤難審處豈若先事而慮固為兩  
全臣區區之愚欲望 聖慈收還 成命使璿  
仍奉內祠上以承 太祖宏遠之規下以保吳  
氏始終之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彭師孟等改小方脉科入 內內

奏議一

九

宿 旨揮狀

臣近繳奏錢晉臣藥孝德補太史局學生 指  
揮僭以正紀綱存法守為言伏蒙 聖慈俯賜  
采聽即寢成命臣有以仰見 聖意固未嘗不  
欲塞僥倖之門也今彭師孟王國寶特改小方  
脉科入 內內宿翰林院以舊章執奏奉 聖旨  
特依今來指揮較之太史學生差補其事略同  
而所繫尤重臣若懼紊瀆 宸聽默而不言則  
是繳太史學生於前略內宿醫官於後旬浹之

間自相背戾豈不負 陛下采聽之明乎臣照  
得翰林院狀宣和二年三月十八日 指揮  
內宿醫官自今後並依元豐法選保試補雖奉  
朝廷 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官局執奏不行  
違者以違制科罪是知 累朝立法及申嚴之  
意其重如此翰林院知其不可猶能執奏臣濫  
攝後省若不為 陛下言之寧不得罪於公議  
乎臣竊窺 祖 宗深遠之慮蓋以為入 內  
內宿至為親近非得老成謹厚之人不宜輕進  
故選保試補不容不致其審守法執奏不容不  
示其嚴成憲昭然固不可以彭師孟王國寶之  
微遽有改易兼師孟等本習他科未知小方脉  
之精否一旦不試而授亦恐未必能稱使令臣  
愚欲望 聖明將已降彭師孟王國寶特與改  
差充小方脉科入 內內宿 指揮並行追寢  
自今後內宿醫官並依元豐法選保試補更不  
特降 指揮庶幾倖門不開僥求自息亦正紀  
綱存法守之一事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夏允言轉團練使 旨揮狀

臣仰惟 陛下丕承大統率循成憲重名器嚴  
法守凡除授遷轉少於條令有礙必因群臣論  
奏亟行改易曾無留難慶元中潘師稷以皇城  
司任滿賞帶遙郡刺史以臣寮之言遂令回授  
李孝友以皇城司任滿賞并堆塚子賞共兩官  
於正任上轉行亦以臣寮之言遂從寢免潘師  
稷任滿之賞不得帶遙刺則夏允言之轉團練  
使其不可明矣李孝友兩官之賞猶不得轉正  
任允言雖兩該任滿止合轉一官其不可藉以  
爲辭又明矣况允言今年四月間方以堆塚子  
賞授正任刺史元降旨揮明言允言係 成恭  
皇后親姪特與落階官揆之條令已爲超越臣  
五月内蒙 恩暫攝西掖仰體 陛下優崇戚  
里之意即已撰詞今猶未及半年若復以常員  
超轉州團誠爲太驟且皇城司堆塚子之賞三  
年一行任滿之賞又得累計若允言久任此官  
皆可超轉則不數年間可徑至觀察使矣無乃

傷於濫乎又况幹辦皇城司率多戚里允言旣  
得轉行必有援其例以請者 陛下何以處之  
臣反復惟念竊以爲當邊陲未靖將士驅馳之  
際 陛下方愛惜官爵以待有功恐於在廷之  
臣推恩行賞尤當謹審臣區區之愚欲望 聖  
慈收還已降 旨揮將身允言皇城司任滿轉  
官恩例照 條回授庶幾不失 陛下重名器  
嚴法守之意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繳韓侂胄陳自強與在外宮觀 指

揮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方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  
焉蓋天討有罪固有所不容恕也恭惟 陛下  
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  
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寅  
緣肺附竊弄大權蒙蔽 聖明擅作威福首引  
群枉分布要塗賊害忠臣陷之大戮排沮善類

斥逐無餘凡 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於侂冑  
則外挾言路以罔 宸聰私意既行凶燄日熾  
出入 禁掖肆爲姦欺侵盜貨財充滿私室交  
通路遺奔走四方鑿山爲園下瞰 宗廟窮奢  
極侈僭擬 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冑慮  
禍之及思固其權乃復設爲計謀竊據高位平  
章軍國事乃 祖 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冑  
何人敢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於此時  
輕開邊隙上不稟於 陛下旁不謀於在廷盛  
夏出師挑怨乃屢使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  
塗地死於非命者不知其幾萬人也昵比吳曦  
利其厚賄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其黨程松  
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自非 宗社之  
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 陛下之  
憂哉侂冑情狀著明天怒人怨而猶專悞自用  
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爲草芥原其  
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於  
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闕冗本無寸長徒以侂冑

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  
躡登空輔兵釁既啟邊陲未寧復以自強兼領  
樞密幸其徇己倚為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  
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進朋邪濁亂班  
列呼吸群小納賂賣官請託人行贓狀狼籍訕  
笑譏罵萬口一辭社鼠城狐蓋未有甚於此者  
也仰惟 陛下奮發英斷斥去二姦 成命初  
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祿未愜輿情臣愚欲  
望 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  
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誅四凶之事  
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  
直之門可以弭窺覷之患實海內幸甚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自得 旨侂胄改送英州安置陳  
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

舊永州  
居住

繳邢汝楫胡永年編管 旨揮狀

臣聞明主之出治懲一人而天下莫敢不服者  
無他故焉惟刑當其罪而已苟蔽罪既重而議  
刑尚輕則人必得以竊議於其後豈足以從耳動



觀聽哉自韓侂胄竄殛以來凡招權納賄之徒  
皆因臺諫有言次第行遣其彈劾之所未及者  
如邢汝楫胡永年等則斷自宸衷併行斥逐  
國法既正姦無所容誠可以示天下之戒矣然  
而二人所坐之罪既曰依附權臣交通關節恣  
爲姦利情理臺臺而尚置之江湖善地無乃刑  
未當於罪乎臣照得邢汝楫本以捧香恩澤補  
官及侂胄擅權乃稱憲聖慈烈皇后親姪女  
夫特與改正補授出入侂胄之門親密無間自  
承節郎七年而轉至武功大夫又二年而帶行  
遙刺墮紊法制孰甚於此兼聞成肅皇后愆  
豫之時汝楫實預進藥遽至大漸揆之故事當  
置嚴誅侂胄肆其姦欺釋而不問中外籍籍胡  
永年者雖累轉武功大夫在紹興以前而冒  
帶遙刺亦出侂胄私意其依附罪狀亞於汝楫  
臣愚欲望聖明將邢汝楫流之海外籍沒家  
財其胡永年改送廣南州軍編管並永不放還  
庶幾刑罪相當人知警懼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

得旨並依邢汝楫改送萬安軍胡永年送賀州並編管

應 詔言事狀 十一月

臣恭覩拾壹月捌日 聖旨姦臣擅朝畏人議

己專事雍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殛當

首開言路以來忠謹仰中外臣僚各以所見條

具聞奏臣恭惟 陛下渙發 德音博延讜論

絲綸初布中外具孚凡懷忠愛之心者孰不思

盡誠無隱以仰稱 陛下虛己受人之美况於

備數班列者乎臣竊惟權臣盜作威福十有四

三十一

上表卷之二

二八

百

年隳紊國經敗壞士俗戕賊邦本輕啓釁階財

用空殫生靈塗炭推其罪狀何可具言今者

聖斷赫然罪人斯得權網既正號令惟新此誠

更化善治之幾易危為安之始也然而積弊之

久未易頓除遺害之深尤難遽拯事之當慮殆

非一端惟 陛下剛健力行群臣盡忠畢慮抑邪

而佑正以公而滅私圖之而得其原治之而循

其序鑒憂虞於既往防姦蠹於未然夫然後可

以培長久之基享安靖之福其所關繫豈淺淺

哉若夫明紀綱重名器定趨嚮立規模所以一  
正人心而保護元氣者固在乎宸衷之動化  
近輔之圖回臣不敢以僭議至於政事設施達  
之天下者其節目次第亦復難以殫陳謹取其  
切於時務者條具四事以備采擇

一治道之盛衰本乎賢材之進退自古及今  
非不知賢者之當用也而小人每得以間  
之所以治少而亂多也韓侂胄呼吸傾邪  
置諸要路植黨引類協濟姦謀凡忠正善

良侂胄所不樂者無不力加詆毀使去朝  
廷正論日消群小得志其乘時徇勢僥幸  
進身者非以逢迎則以賄賂班行猥雜苟  
且成風緩急須才莫可倚仗凶黨旣熾主  
權益輕衆心危疑公議藉藉侂胄始稍進  
材望以塞人言猶且猜忌隄防靡所不至  
然而朝有君子志在國家姦謀不容元惡  
誅斥由是言之苟欲興起治道豈可一日  
不汲汲於賢材哉 陛下厲精之初召三

故老誠足以風動天下使知鄉方臣愚伏願聖明申命大臣益闡公道采諸衆論博示招延其德望足以服人不以旣老而聽其終退其材猷足以立事不以小累而使投閑凡侂冑黨與之所擯排必明其詆誣次第收召至於淳靜難進器能可任之人或沉於下僚或闕於遠外亦必旁詢周訪廣薦進之門庶幾爲國得賢輔成至治

一國家之根本在州縣州縣之根本在民爲國而不先固其本者危亂所由起也自韓侂冑招權納賄風俗變遷凡帥守監司率以苞苴納諂輒得美官來者劾之日以滋甚耗蠹帑藏剝民膏脂以奉侂冑及蘇師日輩之欲所在財計爲之一空加以兵燹驟開號令匆遽調發禁旅召募新軍差撥舟舡製造兵器督責苛急海內騷然朝廷不暇計其費之若何一切取辦於州縣州

縣之力度無以給則抑配科率取之於民  
民生益艱邦本浸弱禍亂所伏識者寒心  
拯救扶持當在今日臣愚伏願 陛下明  
降 詔書特申訓戒嚴苞苴之禁興廉潔  
之風凡盜取官錢賂遺權倖者顯治一二  
以警其餘使牧民之官飭躬節用專意撫  
養以慰元元凡邊事所須州縣不能自備  
者朝廷量費多寡給以與之其有並緣誅  
求重爲民害者令監司按劾以聞必罰無  
赦所冀少蘇民力以固基本

一 邊陲有事江淮表裏之勢所繫非輕諸將  
分屯而彼此不能以相應列城錯立而小  
大不能以相維非有統壹制御之權未見  
其可也自韓侂胄輒啓邊隙專徇其私雖  
先置宣司後開督府而從中遙制動設關  
防凡戰守之方率以己意領元戎之任者  
乃不得以與聞操捨失宜上下掣肘故志  
於事功者則有所牽制而不得伸安於苟

且者則有所顧忌而不敢問備邊之計日以悠悠比及防秋乃復罷去督府止以武帥節制沿江要其設心豈復爲國計哉况兩淮殘破之餘暴骨蔽野沿江諸郡流殍塞途人心驚危兵勢單弱雖遣小使期於偃兵而敵國之情狡詐難測隨機應變可無其人臣愚伏願 陛下精選重臣付以宣督之任凡所經畫悉以委之邊事未寧則督責諸將協謀併力以成却敵之功民之効方面之責既有所歸 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

一全蜀去朝廷至遠州縣之利病閭閻之休戚欲求達於上至難也韓侂胄私結逆曦畀以兵柄輕動妄作起其禍心外挾豺狼遽謀僭竊全蜀四路幾爲盜區賴 宗社之靈不旋踵而逆曦授首然而更此事變所傷實多思患預防尤不容忽臣聞蜀中

州郡地狹民貧 建炎以來列屯境上用  
度日迫苛歛漸增雖 紹興息兵時有蠲  
減而較諸全盛之日迥然不同流弊因循  
民力難復况邊事遽起科調紛然逆謀一  
萌妄費無度討賊之後激犒相仍戎役未  
休軍須旁午州縣困乏府庫空虛嗇及民  
間何所告訴不可以其遠外略而不圖臣  
愚伏願 聖慈明詔四川宣撫及制置總  
領司各講求所以節材裕民輕徭薄賦之  
實博詢詳究具列以聞仍候宣諭使之還  
命以其所見聞畫一條奏酌其事體特為  
施行使寬恩實惠孚于一方誠銷弭後患  
之道也

右謹具如前臣至愚極陋不足以奉承 明詔  
徒以區區過計且得於衆論之所同者不敢自  
默惟 陛下赦其狂斐

繳結絕

成肅皇后主管喪事所祔

廟推賞

旨揮狀

臣恭惟陛下屏去姦慝一正權綱海內翕然  
相望惟新之政固宜率循彝憲杜塞僥門而中  
外之臣亦當相與革心仰承聖志遵守法度  
不萌覬覦若恩賞遷轉非由舊章而出於權臣  
之私意者決不可復蹈其失也仰惟高宗皇  
帝中興王業昭示典常凡所施行可爲求法

顯仁皇后祔廟之後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

七日旨揮都大監領喪事官衛茂實與轉兩  
官依條回授馮孝宗應辦監領修奉所最勞於

階官遙郡上各與轉行一官第一第二等並轉  
一官資選人比類施行礙止法人依條回授載  
在國史昭如日星未聞於法有礙而悉與轉  
行者也自韓侂胄竊弄大權始以私情變亂典  
故苟侂胄之所欲與則雖法所不可悉以與之  
故憲聖慈烈皇后祔廟之日推恩官吏始令  
已轉至橫行并遙郡未至防禦使之入各特轉行  
條令浸廢名器日輕今來成肅皇后都大主  
管喪事所官屬等第推恩旨揮內續康伯二



人特轉兩官較之 顯仁皇后故事已多一人  
但既令回授臣不復論其藍誼雖充修奉承受  
已准十月十三日 旨揮轉行一官難以重疊  
行賞至於王思誠宋安世以下特與遙郡上轉  
行者六人特轉行遙郡者一人特與階官上轉  
行者凡十有二人而依條回授者止六人而已  
橫行遙郡乃朝廷之所甚重而一日之間超越  
轉行者且二十人恩賞之濫孰多於此臣區區  
之愚竊以為 陛下方厲精更化之始凡中外  
官吏推恩宜悉遵 高宗舊典所有慶元以後  
權臣專政所行濫賞皆當一切懲革欲望 聖  
明特降 睿旨將藍誼照十月三日 旨揮止  
從一多推賞仍併其餘合轉官資內礙止法人  
並照 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旨揮令  
依條回授外有非礙止法之人却依已降 旨揮  
即與遷轉其內侍候續別降 旨揮日准此施  
行庶幾法守復明僥倖漸戢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貼黃

臣照得今來 指揮內三省禮工  
房內守當官守闕減半點檢房守  
闕催驅印房開拆房依條施行即  
不曾具到合推恩人數慮有泛濫  
欲望 聖慈併下三省照 紹興  
三十年并慶元四年人數體例裁  
酌施行

繳易被鄭挺久降兩官辰郴州居住

奏狀二

二二四

五六

指揮狀

得

旨

被

更

追

三

官

送

南

雄

州

臣聞同罪異罰君子所譏昏墨賊殺古有明憲  
陛下揔攬權綱之始除姦懲惡所以風厲四  
方如其罪之當輕固不可過於苛刻苟罪之當  
重者尤不容以姑息也易被奮自諸生有聲場  
屋稍自愛重何患不達而乃諂附蘇師且僥求  
美官為草節度使詞命搢紳恥之學校之士為  
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改司業  
易被草蘇師且之制由司業而遷諫官被聞此

言寧不愧死方韓侂胄欲啓兵釁鄧友龍爲侍  
御史被在諫垣締交合謀更唱迭和以排忠正  
之論及友龍宣撫江淮被送以歌詞妄自張大  
有書成盛事有椽筆之語被固知書豈不知自昔  
權臣弄兵作威果爲何事正使一勝遺禍方深  
而反以爲盛事乎然則被之逢迎侂胄其罪亞  
於友龍而但貶兩官置之近地輕重殊絕未厭  
輿言鄭挺庸鄙之夫何足比數侂胄以其佞己  
使帥襄陽時侂胄與兵之謀猶未顯也而挺乃

引惹邊事震動一方本路漕臣及旁郡守皆恐  
其起釁託疾丐歸挺外雖張皇內實畏懦亦復  
詭辭求脫改守婺州及起帥淮東侂胄兵謀浸  
急挺惶惑失措遣家渡江淮甸之民驚迸流徙  
侂胄始覺其繆貶秩罷去贓汙狼籍僅追兩官  
甫及踰年復敢委曲干求亟圖甄復侂胄已私  
許之 祖 宗懲治贓吏用法最嚴雖侍從之  
臣苟坐吏議率謫散官挺之罪銜豈容輕恕况  
其助開邊隙同於郭倪今止追二官猶以武德

郎安處湖南誠為佞罰臣愚欲望 聖明更酌  
被挺二人之罪重行貶竄以協天下之公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

育德堂奏議卷第二



